

異

史

聊齋焚餘厚稿

異史目次

第二卷計八十則

蓮香

阿寶

九山王

遵化署狐

張誠

汾州狐

巧娘

吳令

口技

狐聯

濰水狐

紅玉

龍

林四娘

江中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戲術

丐僧

伏狐

蟄龍

蘇仙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湯公

閻羅

連環

單道士

白于玉

夜叉國

小髻

西僧

老饕

連城

霍生

汪士秀

高三官

于江

小二

康娘

宮琴瑟

雌鴿

劉海石



諭鬼

泥鬼

夢別

犬燈

番僧

狐妾

雷曹

賭符

阿霞

李司鑑

五穀大夫

毛狐

翩翩

黑獸

余德

楊千總

瓜異

青梅

羅剎海市

田七郎

產龍

保住

公孫九娘

鄴都御史

陵縣狐

蛤

鳥語

喬女

沅俗

布商

真生

王貨郎

罷龍

天宮

曹操塚

異史卷之二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荅曰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內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內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門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



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夕，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承，逆與語，覲面殊非。年僅十五六，緋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徃徃。大愕，疑為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能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衿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為情緣，歲蕤之頃，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母，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願亦不常。女曰：當謹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秘勿洩，彼來我徃，彼徃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綉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美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

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來，驚云：「即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相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香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變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損？保無有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脉拆拆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妬，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

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寧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意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好，嘿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携藥餌為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為鬼。蓮香夜夜同衾，偎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盛，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投履傾想，李忽至。

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為我作巫醫，請勿為懟。情好在我。李稍憚，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妬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為若除之，不妬者將復何如？生托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病為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卧榻中。留之不可，怫然遂去。由是與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饋粥一甌，欲歸就奉養，尚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僮餽給食飲。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

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回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卧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拳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豈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妬。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復展玩。李女歛入。卒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實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俯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蚕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利人死。以死沒可。

常聚然否曰不然。而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即豈
少哉。蓮曰。痴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况於鬼。李問。狐能死人。
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
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常
見慣。頗不為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頷問。何以處
即君者。李報然。遂謝。蓮笑曰。恐即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
歛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即君便當埋首地下。敢復覩
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令。別後採藥三山。凡三閱
月。物料始備。瘵盡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
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凡進。煩
接口而唾之。李輩生。願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戲曰。妹所得

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以平時熟技，今何各為？」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閤，偽示生歸。以絕交徃。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捉抱以歸。身輕若芻蕘。女不得適，遂著衣偃卧，臻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蓮嘆曰：「窈娜如此，妾見

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寔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得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鳥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辨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闕。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竒之。故使傭媪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誡着之。鞋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

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作。今反若此。人也不
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鮮。蒙衾僵卧。食之亦不食。體膚盡
腫。儿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
體癢癢。皮盡脫。晨起睡。烏遺墮索着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
履。肥瘦昭合。乃喜。復自鏡。則眉目頗類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
母。見者盡怡。蓮香聞其異。勸生媒通之。而以貧富懸邈。不敢遽
進。會媪初度。因送其子婿行。往為壽。媪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
誌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投袂欲送。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
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為侮。生出。晚
女舅執柯。媪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處。蓮悵然良久。
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

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送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
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
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剝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
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白旣揭。歡若生平。蓮陪盃飲。因細
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為異物。自覺形穢。別
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
浮沉。偶至章家。見少女卧床。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
哩哩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投燕臂
以救。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為召巫醫。輒
却之。沉痾弥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
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

化為狐。生不忍異視，厚塋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媪，携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頷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常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視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噫，因熟視燕兒，生笑曰：此似曾相識，燕飛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

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耻於為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益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塚。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比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徃徃而置之。遂至覲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阮亭云。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為真。或值
座有歌妓。則必遙望。却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頽
顏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為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
名之孫痴。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胄。有女阿寶。絕
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儂。有戲
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
媪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媪告
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瀕死
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媪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

去其痴生聞而譁辯自謂不知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
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值清明俗
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數
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
受女御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遂見有女子憇
樹下思少年環如堵墻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也審諦之
娟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紜若
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生猶痴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
曰魂隨阿寶去笑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
之以歸至家直上牀則終日不起冥如醉喚之不醒家人疑其
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拍問之則矇矓應云我在阿寶家反

細詰之。又嘿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訶者。遂從女歸。坐卧依之。夜輒與狎。甚相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卧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大恐。托人坑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相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坐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床。寢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蓮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

生以慘手摹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送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視益揉。車去。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奮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為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時。餉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蒙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姐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芳澤。于願已足。他人餉之不食。女自餉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卧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問生。生則僵卧。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為人。當誓死相送。鳥云。誰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髮。鬢解。復床上。鸚鵡驟下。啣復

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媼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
啣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既蘇，即索履，衆莫知故。適媼至，
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
諾也。」媼反命，女益竒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
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婚，若此，恐將為顯者。」
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贖，
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為人賤。兒既諾之，
處違節而甘慕舊，不怨也。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歡自是。
生家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痴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
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
之痛，泪眼不晴，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來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

醒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斂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朴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頎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余還。由此辭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闕節，敬秘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經，題紙下。七藝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具啟奏，上大嘉悅。后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痴則其志凝，故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

傾家願痴人事。我以是知慧。然而過。乃是真痴。彼孫子何痴乎。

集痴類十

害饑食貧

對客輒誇兒慧

愛兒不忍教讀

諱病恐人知

出資賺人嫖

竊赴飲會賺人賭

倩人作文欺父兄

父子帳目太清

家庭用機械

喜子弟善賭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吏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為辭。吏曰。請受

之。但無煩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
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
歸而察之。並無跡响。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
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灶。未暇一修容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
一垂顧。李從之。則入園中。歛見舍宇華好。斬然一新。入室陳設
芳麗。酒鼎沸於廊下。茶烟裊於厨中。俄而行酒薦饌。脩極甘旨。
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嗚喁。簾幙中作笑語聲。
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
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激驟火之焰。亘霄漢。如黑
靈芝。燔臭反暍。不可近。但聞嗚啼。嗥動之聲。嘈襍聒耳。既熄。入
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

色慘動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族滅
此奇慘之仇無不報者忽然而去疑其擲礫為殃而年餘無少
垢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群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
家口多日憂離亂遣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各了
若目睹名大譟李台至家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
李聞大駭以為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
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
天子者生感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卧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數
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為大王連諸山深
相結使諱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嚮應李喜遣翁
行發藏鐵造甲兵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

山無不願執鞭勒馭。下。決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非
翁為軍師。建大纛。設彩幟。若材。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
來討。翁指揮群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充。充兵遠涉而至。翁又
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
為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
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為護國大將軍。高卧山巢。公然自
負。以為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勅又得
充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弥滿山谷。九
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寤。急無術。登山而望。
曰。今而知朝廷之勢大也。山破被擒。妻孥戮之。始悟翁即老狐。
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閉門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壞無其種者。雖澁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萌蘖而施之報。今試執逢人而告之曰。汝為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為。而猶樂聽之。妻子為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繼而疑。又既而信。迨至身名俱殞。而始知其悞也。大率類此矣。

遵化署狐

諸城丘公為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棲綏綏者。族而居之。以為家。時出映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敢逐。丘公蒞任。聞而怒之。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嫗。告家人曰。幸白大人勿

相仇容我三日。將移細小避去。公聞亦嘿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扛諸營巨砲。驟入環樓千座。並發數仞之樓。頃刻推。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而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冲空而去。衆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遂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賁銀如千數。赴都將謀遷擢事。未就。始害藏於班。役之家。忽有一叟。詣闕。聲屈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訐公剋削軍。糧。廣緣當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証。奉旨押驗。至班役家。冥搜不。得。翁惟以一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金上鐫有某郡解字。已而覺。叟則失所在。執鄉里鄉名。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由此。罹難。乃知叟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崇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

可云疾之已甚者矣。抑使閔西為此，豈百狐所能仇哉。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明末齊大亂，妻為北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且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逆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勿聽。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卧。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其所自來，曰：「余竊，越情隣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洩，累弟。

且日一啣。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无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荅曰：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年幼，宜閉之山中。虎狼惡師，曰：午前不知何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曰：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少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寔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歛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

為訥追及。訥力斧之。中勝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歎而返。衆慰
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為我死。我何生為。遂以
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湧。眩昏。隕絕。衆
駭裂之衣而約之。群扶以歸。母歎罵曰。汝殺吾兒。欲劓頸以塞
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
晝夜依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
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逢遇之。緬訴曩苦。因詢弟
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
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領男婦百餘。並無犯
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人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
巫入內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

忽共譁言菩薩至。仰見雲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所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入冥司。按諸苦惱。令遠。值之。便掉訥。跪。衆鬼囚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閃騰震地。菩薩以楊柳枝。徧洒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毋以為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瘡。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這也。願父猶以兒為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懸鵠百結。偃僕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道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

馬騰綽前送一少年乘小駟屢視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卧途中經宿遠張別駕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別駕無長君子之蓋遠泛游矚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別駕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叙別駕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別駕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荅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

去。父遭兵燹。蕩無家室。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
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別駕矐而視。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
夫人出。共羅幃。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
哭。謂別駕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遠汝父三
年。流離北去。身屬黑固山。半年生汝兄。又半年回山。死。汝兄補
秩。旗。下。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
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別。駕。曰。汝。以。弟。為
子。折。福。死。矣。別。駕。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
以。齒。序。別。駕。四。十。有。一。為。長。誠。十。六。最。少。訥。二。十。二。則。伯。而。仲
矣。別。駕。得。兩。弟。甚。歡。與。同。卧。處。盡。志。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
人。恐。不。見。容。別。駕。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
去妻亦尋卒愧然一老鰥形影自予忽見訥入暴喜恍恍以驚
又睹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別駕母子至翁輟涕
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別駕入拜已太夫人把
翁相向爰既見婢媪廝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為誠不見母
問之方知已死號斯氣絕食頃始甦別駕出貲建樓閣延師教
西弟馬騰於櫓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九數墮十餘歲童子今薪助兄
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禁狂呼曰
天道憤憤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
兄又益一悲則為別駕墮一門團團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

送之涕則為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阮亭云：一本絕妙傳奇，叙次文筆亦工。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解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媪耶？朱笑而越。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曰：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在閤，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別。

室與語客去乃來曰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蚕遐邇聞知無以女女者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泛師讀師偶他出遠門外有猴戲者廉視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無欲如瓊否婢過呼問廉詰其所為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

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曠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謾謾。青虫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殘。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直豎。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睇。反恚為喜。或與並坐。暇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荅云。為人作。

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華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而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床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卧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脰股生偽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啟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眺望顏色女曰可喚即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恚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白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卧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荅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

諧花燭見女啼淚未乾。驚曰。合卺之夕。悲涕不倫。將勿即君粗
暴也。女不言。益悲。婦欲捋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
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兄家報言。吳郎已
死。莫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彼固云為人寄書。幸未遣之。去。婦
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
熟視生。笑問何迂。巧娘生言不自知。派。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
遠闍寺。沒奔椽。人是以悲耳。婦頷生曰。慧慧兒。固雄而雌者耶。
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入東廂。探手於袴而驗之。笑
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為加。挑燈徧翻箱篋。得黑
丸。授生。令即吞下。秘囑勿吐。乃出生。獨卧。籌思。不知藥醫何症。
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

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下膺九錫。擗色。終分。婦即入。以
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反闕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妾將
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忙乃出門去。生迴
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慚訥。而
止。延及夜分。婦始携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
途中人遂巡入。向生歛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曰。姊妹亦
可。並出堂中。團坐置飲。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
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芳。擬迫令
安置。婦頷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
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為吾婿。陽為吾子。可也。生喜
捉臂登牀。發硯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

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這毛家小郎子。病闌十八歲而不能
人。因悒悒不暢。賣恨入冥。生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寔告君。妾非
鬼。狐耳。巧娘獨居無耦。我女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云。無
懼。雖故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
其娟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諛。嚙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
女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逸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
歷試數鑰。乃得啟。生附耳請問。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偃向
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見。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
前之渺渺。而遽繫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
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女子流蕩
無所。假廬居之。三娘泛學刺繡。妾曾不少秘惜。乃妬忌如此。生

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姑罵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嗔目問誰。啟扉。巧娘笑逆。自承華姑益怒。恬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中慚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為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閤防。兩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訂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慙。而巧娘尤不可堪。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携兩女子。儼居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覓。

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略述崖末，兼致華氏之
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闒廢故，不然死矣。
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况又慧麗，娶之亦不為戚黨笑。父不
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
欲炫聞。翁媪一日為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駭呼
婢研寃，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聞。將論婚於世族。
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見
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傳父從之，遣一僕一姬往覘之。
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烟。姬下乘，
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漑，似有所伺。姬拜致主命，見三娘。驚
曰：此即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恠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

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答止。父母皆喜。末陳巧娘耗生惻惻，欲導至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答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歎歎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笑，詰之答云：妾母子來時，寔未使聞茲之怨啼。將無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輿，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郎捧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月矣。生嘆曰：悞聽華姑言，使母子埋爇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

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為。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兄長絕肖父。尤慧。十四游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脫。亦未知所終焉。

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衣以錦。歲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歛貲為會。輦遊通衢。建諸旗幢。雜鹵簿。森森部列。鼓吹行且作。闐闐咽咽。然一道相屬也。習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數之曰。城隍實主一邑。如冥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於地。笞之二十。從此習俗頓革。公清政無私。惟

少年好戲。居年餘。偶於解中。梯簷探雀。斃失足。而墜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吳人不忘公德。群集祝而解之。別建一祠。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著。吳至今有二城隍云。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携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為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遠門。忘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效。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曰。拗哥子。嗚

之不睡。之要泛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
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嬉笑聲。一齋嘈
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道迨抱猫兒來。既而聲
漸疎。簾又响。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答
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
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
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為直得參。六姑以為直得芪。四姑以為直
得木。叅酌移時。即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拔筆擲帽
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震作响。便聞撮藥包裹
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
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猫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

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响聽之了了可辨群訝以為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昔王心逸嘗言在都偶過市廛聞絃索聲觀者如堵近窺之則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狐聯

焦生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斐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况牀第間

瑣事子佳。又吐之女。知不可動。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為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止欠一點。佳。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己連踪。足下何不隻挑一笑而去。

王阮亭云。才狐也。乃不諳平仄。

濼水狐

濼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閑說何欲。更俟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隻扉內閉。炊烟起。而人聲襍。

笑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可親。既歸。遣人餽遺其家。翁搗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備極侈麗。李益驚。疑為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為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偃倮。接見漸而即官。亦時往還。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托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離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糲而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為伍。李乃托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令信之而止。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秦罹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為物。龐然也。一怒則踉蹌。嗥嘶。眼大於蓋。氣粗於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輯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糲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則德日進矣。

紅玉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媪與子婦又相繼逝。井曰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隣女。如自墻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隣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女子會笑語。窺之。見女怒。喚出罵曰。畜產所為何事。如此落莫。

尚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疏
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
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
責。良足愧辱。我二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
尚當含垢為好。女言詞決絕。生乃洒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
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
生告以貧。女曰。未宵相俟。妾為君謀之。次夕。女果至。出白金四
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
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
隱餽金。不敢告。翁自度無貨。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
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引與間語。衛

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賞。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浼隣生居間。書紅牋而盟焉。生入拜媪居室。偏側女依母自幃。微睨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艷。心竊喜。衛借舍款媪。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合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賞。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宗氏。宗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大煽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艷之。問村人知為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既思勢不敵。歛怒為笑。歸告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畫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宗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洵

若沛鼎女聞之棄兒於床披髮號救群簞舁之闕然便去父子
傷殘吟呻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隣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
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
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寃塞胃吭無路可伸每思
要路刺殺宗而慮其扈從繁兒又因托日夜哀思娈媵為之不
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虬髯潤頰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各
遽曰君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為宗人之僕姑
偽應之容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儉
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宗人餽我今寔佈腹心僕之卧薪
嘗胆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襁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為我杵
臼否容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托諸人者請自任

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
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抱
子以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
及一媳一婢。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
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
山。聞兒啼。踪得之。繫累而行。兒啼愈嗔。群奪兒拋棄之。生冤憤
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寃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
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
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
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桎梏。卒無詞。令是夜方卧。聞有物擊
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鋒利如霜。

剝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賭之。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
踪跡。心竊餒。又以宗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
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隣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
大仇已報。則輾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墜。及思
半生貧微。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
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及壘而歸。悲怛
欲死。輾轉空床。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凝神寂聽。聞一人在門
外。嘖嘖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亮。昭
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卒不能追憶。燭之則紅玉也。挽一
小兒嬉笑跨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
忘而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

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隣女者妾也妾實狐遠宵行見兒啼
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携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
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
荅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
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乃剪菴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
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
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工耕作荷鋤誅茅葺蘿補屋日以為常里
黨聞婦賢益樂資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
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荅曰試期已
迫巾服尚未復也女笑曰妾前以回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
待君言候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

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孌娜如隨風欲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若。而手膩如脂。自言二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竒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髮。刀震震入水。何惜不畧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王阮亭云。程嬰杵臼。未嘗聞諸中。愴况孤耶。

龍

北直所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譟。銃砲轟然。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燻三日。蠅集鱗甲。忽大雨。乃霹靂擊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矚忽椽間一黃磚上盤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為龍群趨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天矯其中移時而沒

章丘小相公庄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眇如舍麥芒操之吹之迄不愈故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裂眇而去婦無少損

袁宣四言在蘇州值陰晦霹靂大作衆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爪中搏一人頭鬚眉畢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其頭者

林四娘

青州道。陳公寶鑰閣人。夜獨坐。有女子奉帟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夜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隣。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頷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為。無何。鷄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為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調。其聲婉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慄。抱

而慰之曰。卿勿為亡國之音。使人悒悒。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為厭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同詰之。女愀然曰。妾衝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為燕婉。然莫不敢禍君。倘見疑畏。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為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緘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渡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騭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為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

為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荅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死猶不忘。經呪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愴然。公亦泪下。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為哀曼之音。一字百轉。輒便嗚咽。數停數起。而沒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鷄聲忽鳴。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獻。乖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袖而出。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鎮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為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見葉西三篇。高唱梨園。

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潛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悞

江中

王聖俞南遊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為之
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席作响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
慮為盜急起問童童亦聞之問荅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
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悞俄响聲
又作群趨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生舟
中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即
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謀曰必此物也欲射
之方闌焉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
時出沒其無足怪

魯公女

招遠張子曰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
好獵生遠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
画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嘆欲絕魯以家遠寄靈
寺中即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酌而祝曰睹
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河
山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珊珊而來慰
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月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
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己遂不避私奔之
嫌生大喜挽生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
射麋殺鹿為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

經一歲。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諷。誦。偶。值。前。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送。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為。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櫬。將。就。窆。之。苦。無。塋。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塋。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為。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泪。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人。經。呪。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烏。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

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長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傍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弔。獨一鈿車。綉纓朱幃。僅一老媪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行近車。媪引手上之。展鈴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呪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生一人。如菩薩狀。逆之曰。子為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與楚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

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之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日益明。自將其鬚白者盡薅。落之又之。黑者益落。白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額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遊戲。事亦猶童。過飾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為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來而後娶。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最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痴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墜矣。女不聽。毋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閹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返旅舍。悵恨無所為計。聞游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

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語。但終日卧。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托游。數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畧談。甚倜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坐。匆匆入內。告如女喜。自力起。窺審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為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啼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外異。覲面遂致遠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泣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

略。有。聲。忽。見。朱。樓。乍。啟。墜。痰。塊。如。水。扶。移。榻。上。漸。復。吟。呻。盧。公。悅。南。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牋。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携。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悞。以。子。婦。為。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為。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宴。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剝。之。聲。甚。久。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首。即。坐。畧。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殊。缺。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

交游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烏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頗淹蹇。不甚為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客。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類。飲次。徐嘲之曰。道長日為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與居士等。惟馭肩承一喙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翌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行去。道士已候於途。且語且步。已至寺外。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答。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孩童。錦衣珠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焰几

榻酌以玻璃。瓊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堪媚。曼雙絕。道士使教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闌。道士懸爵。促醕。又命偏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童僕展矚。踰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画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飲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少憩。即復來。即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為施錦褥。扶道士卧。道士乃曳長者共寢。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卧。視床上美人尚眠。綉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逆登南榻。欲與狎褻。而美人

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卧青階下急視徐徐尚未醒見其枕遺扇之右酣寢敗廁中躑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西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荐主人延入詞語閑熟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游輒昏夜始歸扃閉儼然不聞款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偽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繫里衛於門主人逆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嘿然良久曰僕與胡先

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
知令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未可客有慙色曰胡
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寔無他意但惡非其類耳
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
之客乃遁遺其駝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
之則隨手而蹶嗶嗶然草虫耳主人以其言怒知必相仇戒備
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汹
汹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譟出飛
石施箭而相沖擊互有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刃地上亮如
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
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

刀如門。逐人而殺。群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
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張弓挾
矢而至。亂射之。矢集於鬢。大懼。急喊。衆奔鬪。狐方去。拔矢視之。
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日戒嚴。主人患苦
之。一日。胡生率衆至。主人身出。胡望見。避於衆中。主人呼之不
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興戎。群狐欲射
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遂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
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媾。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
人同。弱女相送。卽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
遺於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慙。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
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床下。不知有相若

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欲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懽，前卻俱忘。命羅酒漿，徧犒送者。上下歡慰，乃詳問里居，將以奠雁。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侍翁姑。主人喜，即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嫌溫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媪，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戲術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

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間游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密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密。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棲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衲。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與以酒食錢粟。皆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飯。或勸之曰。師既不如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

羶開之場。僧合眸諷誦。瞳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送其後。固詰其必如此之故。走不應。叩之數。曰。人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卧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勸他徒。欲飯飯之。欲錢錢之。僧瞑然不應。群推而語之。僧怒於袖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於道。而氣遂絕。衆駭告郡。藁葬之。異日為大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繭然。

伏狐

太史某為狐所魅。病瘡符禳既劣。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送之。大懼無所為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

狐太史延之入投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昔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日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狎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吱吱如鷹脫鞵穿窞而去。某猶望意外作狎睡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為業。

蟄龍

於陵田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暝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油跡漸盤卷上卷亦佳。意為龍乃捧卷送

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蠖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啞然。光一道如綾。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甕。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

蘇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中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澆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見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見忽謂母。

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
行將騰霄昂望耳女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見始來去沒倘
有所需可啟臧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而望之
已杳矣女告母母大竒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
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
求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
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始去
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
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隣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妝
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為殮殮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
向衆甲謝隣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

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生雲，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携實以餽親友。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欲吾暫攝其篆耳。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騎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起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鞠之，佐証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裡通赤，群鬼以鉄蒺藜槌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响如爆竹。人乃墮，圍伏移時始復。

蘇又槿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復能成形矣又一起為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遇於途知為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祝問所欲為王曰煩作見証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誤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李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覘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急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苦問周周以實對王以故犯論笞笞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

輿馬而返。中途見闕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為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騶從都去。李乃醒，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憊，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苦劇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屬肉腐，落癩痕如杖者。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閔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

之堂解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茗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
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
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於是翹足
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
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
略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遇少年唯唯而
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啣半規。少年
歛至。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
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

辭去。生投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頰頰復生。挑燈共語。溫
若處子。而詞涉遊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
堅以睡惡為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著袴卧床。上何滅燭。少
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
雅士。故與沅連。乃此之為。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
九郎逕去。生怨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眸。目穿北斗。過數日。九
郎始至。喜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
解屣登床。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
在此。生甘言糾縷。但求一親玉肌。九郎送之。生俟其睡寐。潛就
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秉夜遁去。生悒悒若有所失。忘啜廢枕。
日漸委悴。惟日使齋童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即欲還去。童率

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泫泫隨聲零落。九
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寧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為
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病頓減。數日平復。九
郎果至。遂相纏繞。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既而曰。欲有
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
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
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為君圖一佳
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九郎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
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
詞多諂讓。九郎曰。奈不忍禍君。故踈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
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

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并受之。又願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歸語九。卽九卽嘆曰。良醫也。我實狐久。恐不為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寔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緩何能為力。九卽日來省侍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死。九卽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通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遂魂苗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

於公偽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焉。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憂，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憂。公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偽為弟也。兄者我做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停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娥眉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滌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為己者，離榻起立，嚶嚶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寤若囚拘，大呼九

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耻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天山
河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
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
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妣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
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恠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逕去居數日有婦
携婢過四十年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
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慙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
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厨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
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恒感感有憂色女問之公緘述顛末女
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
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仇亦可

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進之。九郎驚曰：西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為之？脫令中途彫喪，烏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卒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賞，起屋置器，畜婢僕。女子及姪，并家焉。九郎出，輿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

并誌之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為陰陽之正竅迎風待
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
乃敢生闢洞非桃源漁篙寧許悞入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
正路而不由雲而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裡
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巖洞乃不毛之地遂
使眇帥稱戈繫赤兔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
斬闕或是監內黃鱸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
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
何以禦之且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視之
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
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寔愴於心女曰夫死無路是以哀耳趙
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媵之可也趙
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曰無庸乃先行飄
若仙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
忽已三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烏往曰彼時漫為是言
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可助資斧趙
經營為賞輿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居久之
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訪諸衢市忽藥肆一翁望
見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

趙啣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吃着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接茅簷雨水洗痰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阮亭云：女子大哭兀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弥旬，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随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寧帖。一惡則懊懷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

七八歲時。曾採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平生所為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喻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壳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馬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薙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繞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几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西處銷名。乃可他適。公問其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向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

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
矣。非菩薩莫能為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
殿宇華好。入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烟。公肅
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
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為肉。折柳可以為骨。菩薩即如所請。手
折柳枝。傾瓶中水。令淨土為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携送靈所。推
而合之。棺中呻動。霍然病已。家人駭集。扶而出之。計氣絕已繼
七矣。

閻羅

沂州徐君星。自言夜作閻羅王。州有馬生亦然。徐公聞之。訪諸
其家。問馬昨夕處分何事。馬言無他事。但送左羅石升天。天上

墮蓮花。朵大如屋云。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僵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等二十。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劔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阮亭云。中州有生而為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為之。理不可曉。

連瑣

楊于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玄夜淒風却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并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窻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杙登望。吟頓輟。悟其為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墻下。聽其吟畢。乃隔壁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荅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

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
久不屬。蒙君代續。懽生泉壤。楊欲與歡。蹙然曰。夜臺朽骨。不比
生人。如有幽懽。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
胸。則鷄頭之內。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
生太囉。嗔笑。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綫。更視其一
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
曰。為卿易之。遂即意。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寔告。女乃
去綫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
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窓。如得良友。
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
有惡客。見侵揚諾之。兩人懽同。魚水。雖不致亂。而閨閣之中。誠

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頌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批弄絃索。作蕉牕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達。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忘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其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書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玩。見最後一頁。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太窘。不能置詞。薛詰之益甚。楊不以告薛。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為致意。烏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

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解終不懽然而別去曰妾暫避之
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憲友二人來淹留不
去故挽之恒終夜譁大為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
沒有去志暄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淒婉欲絕薛方傾耳神
注內一武生王某擲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
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怨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
始共引去楊獨宿空齋異女復來而殊無影跡逾二日女忽至
泣曰君致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
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
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奉帛入楊喜極曰卿見有耶
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恐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

難免愧怍。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媵妾。顧念清白，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生以達曙，女臨去，囑勿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拈石搥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蝟毛，遠喙，怒吐之隸，橫目相仇，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刃，方危急時，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臺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

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芒鑑影。王嘆贊，不釋手。與楊略話，見女慙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鷄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停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恠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糾糾，妾寔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使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繫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携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

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
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
生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交接後
君必有廿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為歡既而著衣起又曰
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卧榻
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
青鳥鳴於樹頭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
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
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鍾以待日既西果見青鳥
雙鳴楊喜曰可笑乃斬荆發壙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
微溫蒙衣昇歸置煖處氣休休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醢半夜而

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阮亭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怯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送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跡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

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矣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
旨酒一盛又探得有一簋并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
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於
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搥城門頓闢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
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香後聞在青州市
上教兒童画墨圈於掌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輒
脫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一器公
子嘗面試之

白于玉

吳青庵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託相善者邀至其
家頷其言論風采曰烏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

致之曰。使青庵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皙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子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并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執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

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為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邂逅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白乃命僮子先負裝行。西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葉間。白辭曰：輿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卧之。方欲再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嚙嚙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綦切。視所卧榻。鼠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里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

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空際。未幾見一朱
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
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內。
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
無斷際。亭宇皆紅。意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并無其儔。
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由連導與趨出。移
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
雕闌。殆擬桂闕。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荐香茗。少間命酌。有四
麗人。歛衽鳴璫。給事左右。統覺背工微癢。麗人即纖指長甲。採
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因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頽麗
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曰。今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

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教曹。嗚嗚雜和。既闌一衣
翠裳者。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軟繡者。吃吃笑。暗
中互謀。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瓊生。托接杯戲
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
云。冷如鬼手。驚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且舞。舞已。衣淡
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釀女捧酒。有愧色。乃強飲之。細視。四
女風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
難之。君集群芳。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
人。此何足當。已。眼之。願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
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
使襖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素贈女脫金腕釧。付

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墜褥間，視之剗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胤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綉嬰兒，曰：此君骨肉，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生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為權，乃曰：前一度為合卺，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卧襪褥間，綉以告母，母喜，傭媪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自己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

兒身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夫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疇定不他適。使人三四反迄。無成謀。遂詎日備輿馬。妝奩。嬾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願念一人得道。拔宅飛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面。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霜露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

獄中途遇寇。竄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拔靡圍。始解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燈問何姓名。荅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州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視之。箱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并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尚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辭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折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凡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

長生母不遽吞受而感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空息。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灾。火終日不息。夜不敢寐。畢集庭。見火勢拉襍。浸及鄰居。一家徬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覆宅上。形如月闌。口降東南隅。歷歷可見。衆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紅光乍斂。釧铮然墮。墮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并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閣化為烏有。即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為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莫
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崖皆洞口。密如蜂房。
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之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爛。雙
燈。介臂生鹿而食。驚散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
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索中
糗糈。并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素。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
怒。又執之。徐哀之曰。擇我。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
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送至舟。取其入洞。束薪燃火。
者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適。徐
曲體送卧。深惧不克。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

徐剝葦於洞深處。流水汲煮數釜。俄有數夜叉至。群集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叉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群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悅。携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伸。雌自開其股。就徐徐。乃與交。雌大懽喜。每旬餽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責。各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肯。天子衆各摘其五。并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芋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濶數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

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皮。夜二三十輩列坐滿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鵝。頤群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大夜叉按頭點視。門卧眉山衆。盡於此乎。群開應之。頤徐曰。此何來。雌以婿對。衆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大夜叉搗啗盡飽。極贊善美。且責常供。又頤徐云。肯笑子何短。衆曰。初未備。物於頂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敬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雌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

又怒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斃斷其耳。少頃其二亦歸，解釋令去。自此惟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啾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携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同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營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鬪。交帥見而奇之，以為干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卧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問之而知。

為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令其子為副將。少年不
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與馬入則
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立。此名為官。少年甚
歎。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
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
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
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
懼不敢少動。一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
忘。却商應之。又以肉置几上。商乃歸。敵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
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沮之。彪撫
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携兩兵至海內。逆風阻舟。擺簸海

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沉。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徃。夜叉喜曰。卧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為毒龍國。卧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窟。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笑。既而問母及妹。并云健安。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去。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母曰。恐去為人所凌。彪曰。見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逆風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

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厭梁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類滿制。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耻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馭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遊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送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平也。家家床

... 人

... 不

... 夫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
疑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與君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
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喬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
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群疑其狐村北
有古塚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徃伏聽之久無少異一
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
許小人連蓬而出至不可數衆譟起并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
散惟遺一小髻如胡桃壳然紗飾而金綫嗅之騷臭不可言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
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重重氣熏騰若爐灶凡行必於雨後心
凝目注輕跡步履之誤跳山石則飛燄騰灼焉又經流沙河
中有水晶山削壁揀天際四面莹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
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
色白鱗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
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泰山一華山一
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
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
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笑面
免跋涉矣

老饗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西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并居貨。有友善卜。因詰之。友占曰。此文為悔。所播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北。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露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頰白叟。共西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悞翻拌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悅。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鉄箭鏢。厚半寸。每一鏢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于革囊

中探出錐物堆累几上稱枰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裘完好少年于櫺下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送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晴旁睨餽焰若矢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啣鬮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卧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箝夾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撥其一似未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噤然而墮啣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否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逐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網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方得揚正疾鶩間

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驟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刑曰：「汝識連珠箭，刑某否？」僮云：「遣已承教矣。」刑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送不斷，如群隼飛翔。僮殊不忙迫，手接二，口啣一，笑曰：「如此技，孰辱冥煞人？」乃翁俶遽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鉄鏢，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嗚風鳴，刑急撥以弓弦，遠觸鉄鏢，鏗然斷絕。弓亦綻裂，刑驚絕，未及覩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將便搜括，刑以弓卧撻之。僮奪弓去，拗折為兩，又折為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刑兩臂，一足踏刑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超乘作一舉手致聲，孟浪霍然，逕去。刑歸卒為

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蓋彷彿焉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猶淹蹇為人有肝胆與頌生善頌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益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寶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壻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婆早向蘭窓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時停針綫感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道媪矯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

飢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醜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未幾。女病瘵沉痾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壻。壻笑曰。痴老翁欲我剗心頭肉也。使返。史乃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剗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其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不

諧何言。媪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
無憾。媪既去，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
啟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
又作，數月尋死。生往臨吊，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
亦無所感。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南北，一道行人，連緒如
蟻，因亦混身襍迹其中。俄頃入一僻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
即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
得委任，倘可効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旋轉多所，見連
城與一白衣女郎，泪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問
所來。生曰：鄉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人，尚不吐棄之，
身殉何為？然亦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

自去僕樂死不顧生矣。但煩惱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緇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視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反。向生頡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教小娘子送君返。魂好否。兩人各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拯。妾為姊捧帨耳。連城悽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詞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妾為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但無術。相對哩哩。而睹其愁艷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携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送生出。生憂其道遠。

無侶賁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大痴矣不歸何以得
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為幸多矣適有兩媪攝牒赴長沙
生屬賁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
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
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俾待之女
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
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
問其故報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
懽戀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
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繞至靈寢豁然頓蘇
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

活之史喜。泛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醒。告父曰。兒已委身喬氏。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以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之。奈連城至王家。忽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歌遣信。各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如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泛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叙宗好。烏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痴。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己也。願

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謔也。口給交禦。惟恐不工。霍有鄰媪。曾為嚴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兩贅疣。婦以告霍。霍與同堂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某妻與我最昵。衆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雙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逕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伏。擄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寧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惟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

日而成。獲疣遂為痼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異史氏曰。死能為厲。其氣寃也。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於戲矣。

邑王氏與同憲某狎。其妻歸寧。生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僮。逆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意。謂僮逐驢去。因得私其婦於莽中。述相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窓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怒惡。大懼。逾垣而逃。某逆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踘。父四十餘。過
錢塘。沒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登
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鋪水面。略可
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响。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
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峩峩然
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黑褐衣。其
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共快飲。
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釀。
競浮淺。但語略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
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明月。宜
一擊球為樂。即見僮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

貯表裡通明。生者盡起。黃衣人呼婁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矚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奕。翮。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墜。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婁。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歡。便。同。小。鳥。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婁。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現。在。此。婁。大。駭。相。顧。悽。斷。僮。即。反。身。去。婁。曰。見。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攬。婁。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剝。其。顱。墮。水。有。聲。聞。

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濶若井四面湖水奔注
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
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
波悉平汪疑父為鬼叟曰我國未嘗死也瀟江者十九人皆為
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
人魚精所斲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
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阮亭云此條亦恢詭

高三官

故諸葛城有高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譎忤邑豪豪族家奴亂捶
之昇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三官年十六

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而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壻家遣人奉母
請從權畢姐事以將許之女進曰烏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
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慙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
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屍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
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端生一門羅包老耶肯散暴露於心
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慙作
惟恐壻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
可尋會豪誕晨招優為戲優人孫淳携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
成姿容平寺而音詞清徹群贊賞焉其一李王貌韶秀如好女
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襟兒女俚謠合座為之鼓掌
孫大慙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祇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

酒玉往來給奉善觀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由與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伺諸僕出。闔扉下。捷烏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所事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响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并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王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闈。群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屢若無足解之。則素舄如鈎。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送寄主人。寔不知所從來。以其服去。疑是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生。撫之股髀。溫矣。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

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犬驚告衆衆敬若神明
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并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
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塋勅豪家勿仇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知矣然
三官之為人即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况碌碌與世沉浮
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阮亭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為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
死夜俟母寢潛持鉄槌去眠父所冀報父仇少間一狼來遂巡
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既

而歡躍直前。將斃其領。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卧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卧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盆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向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斃腹。江驟起。錘之仆。又連錘之斃。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送去。探盆中。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如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并送師讀。九五。年而熟。五經。烏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為賊小二。知書善解。此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年。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洋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鄉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

亡。鄉慧人不念此手能送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撫然為問。豁然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鴛與丁各跨其一。鴛肅肅振翼。似鷓鴣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女以指撚鴛頂。忽即歛。墮遂收。鴛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托為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嗇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怒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為。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為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煑葷酒。檢周禮為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

第幾人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西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
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
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鰲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漉授爵丁
不服女曰君是水族真作鰲飲方喧競所聞籠中戛戛女起曰
至矣啟籠驗視則布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
家媪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溪不可底
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泰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
惡錄傾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
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妻聽其言故
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
其富糾諸不逞喻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藝火冠

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痴若木偶。女始着袴下。撮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賣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戚裔。這蝗害稼。女以紙寫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群首於官。以為鴻儒餘黨。官瞰其富。由視之。收丁。丁以重賂。啗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固宜有敬。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

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益都之西鄙。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食指數百無冗。暇輒與丁烹茗看棋。或觀書。史為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業。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為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有酒。呼諸婢度。俚曲為笑。女明察如神。人無敢欺。而賞報浮於其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賞。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群居。私議其美。及覲而逢之。俱肅肅無敢仰。

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授以錢。使採茶薺。幾二十年。積滿棲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飢。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贍飢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為。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悞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烏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為丁生耳。

唐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唐娘。麗而賢。速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過金携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為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

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携有少嬾。應亦無他婦與唐娘同居。意度亦頗温婉。王坐船頭上。與槽人傾語似甚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回顧函險。頗涉疑恠。頃之皎月初升。見弥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語。乃乘間擗金入水。金有老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唐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勿憂。請送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贖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股。既暮。曳女求歡。女托體。婢王乃就嬾宿。初更既盡。夫嬾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為。雷霆恐碎汝顛矣。王乃搥嬾。嬾呼云。便死。

休誠不願為殺人賊。嬭王吼怒，捽嬭出。使聞骨董一聲，遂諱言
嬭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康娘至家。登堂見媪，媪訝非故。嬭王言
嬭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康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尚
未經人道耶？市兒初合，色亦須一杯薄漿酒。」汝家沃饒，當即不
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康娘執爵勸，爵殷勤。王
漸醉，辭不飲。康娘引巨碗，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
醉，裸脫，促寢。康娘撒器滅燭，托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
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康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
媪彷彿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第十九覺，烏。康娘知不免，
急自剄。刀鈍缺，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
居人救之，已死。色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

述其寃狀群以為烈謀歛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
皆朝拜之。終日間得金百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
服。瘞藏豐滿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
為小舟所掠。舟蓋富民尹翁。翁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
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榜
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
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
王十八婦也。向生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
婦益悲。尹審其故。喜為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為辭。且將復
仇。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執仇。居喪去之。
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縗絰。泣。

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必托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仇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怵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於媵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遇尹見生大相知爰請為託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叅機務叙勞授遊擊以歸夫妻始成合卺之禮居數日携婦詣金陵將以展康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歛一艇過中有一媪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康娘每疾過婦自意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群鴨兒飛上天耶少婦聞之亦呼云餓狗兒欲喫

猶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譎也。金大驚反棹迹之。真康娘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康娘。康娘驚問金始備述。具由康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康娘一歲妹之。先是康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康娘。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曰。面皆壁。始悟身死已矣。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窺其葬。且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康娘猶活。相共駭懼。康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為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之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康娘曰。此我自梁之

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回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媳。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為已出。遣娘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婿。邀至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烏生者裂人背。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不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吾云也。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嘗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賓交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

每至輒經歲詞旨清洒。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搃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踣埋石子。偽作藏金為笑。屋五架。掘成幾徧。衆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昵。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謔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尚割鉉浔直以備鷄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之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為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尾礫。至室則拋擲暗。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負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為紀理。而言滅跡匿影去。

如黃鶴矣。先是柳生時。為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
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
好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敬茅。斥門
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言痛哭。
對門劉媪。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
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富貴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為
我財耳。使兒駟馬高車。假千金。亦即匪難。如此景象。誰猶憶曩
恩。念故好耶。且父子金貲。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固強
之和。送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即聞
其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年已及笄。聞父絕和
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即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

日○豈○仇○我○者○所○能○奪○乎○令○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媪○并○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在○再○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故○吐○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為○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啣○母○泣○曰○吾○母○子○固○應○尔○所○憐○者○負○吾○矣○婦○女○笑○慰○之○曰○新○嬾○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頤○女○一○日○入○閨○舍○中○見○斷○艸○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限○有○物○堆○積○蹴○之○迂○足○

拾視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言曩日所拋瓦礫。盡為白金。因念見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母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粲粲皆白鏹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適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官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貴白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俊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婿烜耀。閉戶自傷而已。媪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適。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群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叙往舊。殷問父母。

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媪詣黃許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門闕峻麗。閤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尚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毋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盃。饌二簋。出置黃前。又贈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旦宜早去。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趨裝。則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禡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恠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綆綳楹間。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

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
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述於媪。媪念女若渴，以
告劉媪。媪果與俱至。和家允啟，十餘閏始達。女所著帔，頂髻
珠翠，綺紈散香氣，撲人嚶啼一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
牀，置雙夾膝，慧婢淪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泪笑。至晚，除室
安二媪，裊褥溫煖，并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義殷，媪
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即恕不辭。妨
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和，遽入見之。怒詔曰：何物
村媪，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操髮毛，令盡。劉媪急進曰：此老身
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
我大忙未得展叙。黃家老畜產尚在否？笑云：都佳。但是貧不可

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烏言至。忽際報。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逆逆遠來。手皴瘃。足跲皆穿。亦自謂無負。即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媪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二十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慙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為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文氏曰。雍門泣涕。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吞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

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入骨害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鷄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瞋目作怒其仇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害終不肯發沒漸尪羸瀕死而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沒子孫不能具棺木遂藁葬焉嗚呼若害金而以為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雉鴿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之俱

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烏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郎。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賞也。其人云。我安忍。烏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泛之。携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賣。王問烏。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烏又言。給價千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千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烏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烏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顧眄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烏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先生記。

王阮亭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
文。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養而歸。音問遂闕。滄
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
滄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
恸。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
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閣。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
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
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疑近况。未必佳
也。滄客法然。因以狀對。海石歎。既而笑曰。灾殃未艾。余初為

凡吊也。然幸而遇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送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竄，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击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號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随手而變黑色，如狸象，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当有異，請驗之。頰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去，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

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遣不來。一門無唯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荅云。山石道人。造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忘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作人。止能化獸。適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捉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撿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為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為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顏弘。常使我等邀世上。

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字。蓋呂祖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寇數十名。刑於淵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甲。正遭困厄。忽聞群鬼惶竄。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堊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並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返魍魎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髑髏之血。脫此沉淪。尔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浪而至。披髮成群。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西

大中兇頑任尔諭後各宜潛踪勿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
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自此鬼患
遂絕淵亦尋乾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携戲寺中太史童年磊
落胆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扶
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掘吾
睛諛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
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
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扶睛而何以遷

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工書。北闕拂
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
黯然而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
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遂巡倒行。
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吊具。曰。
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吊之。不聽。竟以素服往。
至門。則提幡掛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
卿而行。豈妄哉。

犬燈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
落。及地。化為犬。睨之。轉舍。後。却。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
心知其狐。還卧。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
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
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
二人夾僕卧。二人既醒。則身卧床下。亦不覺。墮自何時。主人益
怒。謂僕曰。未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
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
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
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為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
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

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恠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為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携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群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之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鬢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鑿，坏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輒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轟

然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窻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髻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即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儔。遂與盡好。詰其行踪。女曰。

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官之如蠱於狐。奄忽以死。寔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媪叅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杵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絕。末後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嚼。吐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

劉曰。可出金賞。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
共驚疑。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
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甕。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真家中
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
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
將至。可恨。愴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
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
君。僕自思。初未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簾
中語曰。爾謂夫人則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
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
自簾中擲一裘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

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歲酒一甕。稽其時日。即取酒
夜也。群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為繪小像。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
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画。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携而去。
歸懸座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托身於髮。之
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
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懼
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痛否。
使不能欺。以寔告。無何壻亦生來。請覲之。女固辭。亦請之。堅。劉
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
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遣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
期。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睇。既退。數步之

外輒回眸注眄但聞女言曰阿嬌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鶉
鳴耳聞之脛股皆軟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生移時始稍定乃
曰這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予
二十金予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
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遺馨向結伴至汴
梁其城為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
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
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
何劉鷺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
塲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
道里遼遠聞者吊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為賊窟劉

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其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累。悞貧。至饕餮。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借謀得脫。歸。女沒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掛門之小幡。長二寸許。辟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脫身自任之。遺襁褓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

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
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湏及時
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
讀而賣。操業半年。家資小康。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
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黧澹。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
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嚼。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
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脅。堆以蒸餅。又盡。教人之餐。始果
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既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若
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
暮郭也。樂整裝欲行。其人相送。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
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或與同餐。辭曰。

我終歲僅數殮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卧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危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替受樂。曰。幸不辱命。江上固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美。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遂盡。悔欲而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倦甚。伏榻假寐。

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莫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宿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甕。次如甌。小如盞。盃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星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河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天矯。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洒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云。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送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丈擲前。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

其言颯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絕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黠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焰四壁。益寶之什襲。而歲每有佳客出。以炷飲正視之。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略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竒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因先君失一德。但余壽齡君之。愈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輝滿室。如星在儿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吳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

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筆何以少異。至雷曾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行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造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扃。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因先子亦識韓。值大佛寺來一僧。而事博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資往賭。大虧。心益執。典質產田復往。終夜盡喪。悒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憔悴。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寔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

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賞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西千為注又敗僧漸增至十餘千明明景色呵之皆成虛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更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後所失違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

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
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淡薄
飲。猶奇矣。之生涯。尔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
於嶮巖之天。呼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
珠。手握多章。如擎團扇。左觀人而右顧己。望穿鬼子之晴陽。
示弱而陰用強。費盡魍魎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
舍上火烟生。尚耽耽於盆裡。忘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漱唇
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
烏。技癢英雄之臆。顧素底而貫索空矣。仄寒壯士之心。引頸
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立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
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誠敢怨羨殘。既而鬻子質田。異珠

還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群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財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隣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托妾於外，元不畜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遣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紛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垣來窺，陳

乃釋如女見景生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
景歸閤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
淺不可終托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為齊姓小字阿
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抵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来往女恒隱閉
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襟困人甚繼令請以直卜問家
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来懽愛綦篤又數日謂景曰
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游西疆明日將送母去容
即乘間稟命而相送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
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輒詬厲
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早歸遂促妻行妻啼曰
送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

去。自是聖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歸後，
父數浼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遣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
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之，益大志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
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踪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
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送之出於門外，又送之。
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
着朱衣，泛蒼頭，鞵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送人娘子為誰。答言
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
卽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真阿霞也。見其已遠，他姓憤填胸臆，大
呼霞娘何忘舊約。送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幃紗，
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

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送今以棄妻故冥中削尔祿秩今科亞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姓無勞復念景僥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景以是薄倖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趁食於親友家偶詣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造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締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而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金二十餘兩贈景女在意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

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歿。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卵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年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奪一屠刃。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着我剝指。遂將左指剝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奸淫婦女。使我割脣。遂自闔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恭革褫寃。擬已奉。俞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抵抄。

五殺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殺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沆冠之亂盡剝其衣夜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羊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芸田間見少婦盛粧踐禾越陌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納欲與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細

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日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
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
金濟我貧。嬾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遠忘之。將去。馬又
囑。至夜問所乞。或勿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諭數日。馬復索。婦笑
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
於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口而
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請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
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
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蠶陋
固不足以奉工。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
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

以一婦之賞相贖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婦之說嬾曰一二
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
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嬾曰此月光注之非人力
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擔塞何
為天明而去授黃末一刃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
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
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既而約與俱去
相機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候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
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生室中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恐
尺可相親也馬送之果見女子坐室中伏體於床倩人爬背馬
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一二金裝

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教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教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為河漢也。

翩翩

羅子浮。邠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為國子左廂。富有金繒。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娼僑萬。郡中生悅而惑之。娼送金陵。生竊從適去。居娼家半年。床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廣創

漬。臭。沾。染。床。席。逐。而。去。丐。於。市。市。人。見。輒。送。避。自。恐。死。異。域。乞
食。而。行。日。三。四。十。里。漸。至。邠。所。又。念。敗。絮。膿。穢。無。顏。入。里。門。尚
趨。趨。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
遠。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
生。喜。送。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
武。有。石。室。二。光。明。徹。殆。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
之。創。當。愈。又。開。幃。拂。褥。使。寢。曰。請。即。眠。當。為。即。作。袴。乃。取。大。葉
類。芭。蕉。剪。綴。作。衣。生。卧。視。之。製。無。幾。時。摺。疊。床。頭。曰。曉。取。着。之。
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摹。之。則。痂。厚。結。矣。詰。旦
將。興。心。疑。蕉。葉。不。可。着。取。而。審。視。則。綠。錦。消。絕。少。間。具。餐。女。取
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鷄。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甕。

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盃。之數日。創痂盡脫。就女
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
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
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
緊吹送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尾密
我。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
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二十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剥果悞
落案下。俯地假食。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
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
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酹酢間。又以指搯織裳。
花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

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
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值得
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
「貧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道請責女。
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膏
御冬。碩生蕭縮，乃持襍掇拾洞口，白雲為絮，複衣着之，温煖如
繡，且輕鬆常如新錦。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美兒為樂。
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送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
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
敵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任由君。」女在洞中，
輒取葉寫書教兒讀。見過日，即了女曰：「此見福相，放教入塵寰。」

無憂至。墓隘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如女華妝。至。容光灼
人。夫妻大悅。舉家謔集。翩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
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懽。為君行酒。勸君加餐。
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
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携去。我不
悞。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見女戀戀。涕各滿眶。西母
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剪葉為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
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携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
所衣。悉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
採之。則黃葉滿徑。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

異史
九
誹謔狎寢生雖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氏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迹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返棹時矣。

黑獸

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顛，俯瞰山下，有虎啣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薄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遂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狢，遙見之，則百十成群，羅而疏，無敢遁者，疑晴定息，聽狢至，以

爪徧搯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獮搯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閑散。余嘗謂貪吏似獮。亦且搯民之肥瘠而誌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虫虫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過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即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翌日即來。答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職。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

竊通逃者何須逼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晏言笑正惟向暮有

西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玉人月至其家見屋

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藝異香一碧玉執揮鳳尾孔

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

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疎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斂翼蒂

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盞而豐美異常即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

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顛顛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

一聲蒂鬚墮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

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

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衿鼓僮笑未指

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籌離席去

由是益竒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
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驩。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
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洒掃無纖塵。燭泪堆擲青塔
下。意間零帛。斷綿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
尹携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傭保移石。誤碎之。
水蓄並無傾瀉。視之缸充在。捫之虛爽。手入其中。則水隨手泄。
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水。一夜忽結為晶。魚遊如故。尹畏人
知。常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臘
月忽解為水。蔭濕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
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
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

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惟謝而去。

楊千總

畢民部公即家起脩兵洮岷時有千總楊化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闌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楊曰此奴無禮。令小怖之乃遙呼曰遺屑者奉贈一股會稽籐簪縮髻子即飛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

瓜異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黃瓜上復生蔓結西瓜一枚大如碗。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吟哢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沉沉

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况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還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妻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

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毋絮語見案上其豚蹄焉時翁卧病
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
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
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
曰不然是在娘子如已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
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
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
姐聞公子而竄之也妾欲窺其意以為言水人往我兩人袒焉
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奪乎媪曰諾乃托侯氏賣花者
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
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

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俛首久之。頰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高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違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子。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生曰：「若何？」梅曰：「卿不能自

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
知。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柳速退。瓜李之嫌
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倘君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
徑。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曰。無他。因而實告。
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
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
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
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手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
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荅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
可以自贖。必取盛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
力矣。我曰。嫁。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

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干數，歲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而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廢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與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嬪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厭糠粃，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貴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

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賅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送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送如未幾媪又卒女伶仃益苦有隣姬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莖娈親者送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而莖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娈容即遣厚莖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為人妾耶媪無言遂去日僅一殮延息待賈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

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媼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獲其舉已。乃載女去。入叅冢室。冢室故悍妬。李初未敢言妾。但托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聽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庵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跡。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庵。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貴。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焚

父來疾首曰。我不從女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于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扣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啟扉。果然驟問所謀。尼笑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搥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啟闕。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頓首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室。尼引入。睹女駭。

絕凝眸不瞬。女亦頷貯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涓吉合卺。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送。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俄聞鼓樂大作。女亦無以自主。梅率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

覺盈盈而自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遂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慙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固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魯儼然而冠裳也者，願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

子下紮

羅刹海市

馬驥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個儻。喜歌舞。輒泛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歸。謂生曰。數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貴。馬由是稍稍權。子好泛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群譁而竄。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襁褓如馬。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咲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

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
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
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
詭異。但且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
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烏者亦邀貴人寵。故得
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置棄之。
其不忍遽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都城在
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輿俱去。天明始
達。都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
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
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

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鬚鬚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
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連怪物。村人百口解
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
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閤人輒闔戶。
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
間一執戟郎。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造
郎門。郎果喜揖為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
如蠅。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
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臣卧林下十餘
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
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反地扮

唱不知何詞。腔拍收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翌日趨朝。荐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易面目。耆業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嫌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懽。馬婆婆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荐焉。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嘆。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

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白目之傲。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憫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賞分給舊所與交好者。隤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鯨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遊。矚村人勸使自貴。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躡門寄賞者。遂與裝

贊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九三日。遇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目。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岬。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視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遊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宗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

命授以水晶之研。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譙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頷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燈。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奩。天方曙。則維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尚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招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

之名。謀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莖澈如琉璃。中
有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
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簷蔔。每一瓣落。斜然作响。拾視之
如赤瑛。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
奇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思慈
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送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
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
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
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
優寵。叩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
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

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昏媾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衣裳。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即可名龍宮。男即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剎國。所得赤玉蓮花一隻。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胤。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着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餽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澨。生上岼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

婚。生不可納。婢烏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先生浮水面。拍沅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見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
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
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烏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
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
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如何也。願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
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為笑。
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令已啾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批梨。不母
可活。教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
左右也。聞君充踐舊盟。意頗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
珍物。不蓄蘭膏鏡裡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即置

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覲。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寔寔當往臨穴。一盡婦職。迺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主反復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亟啼嘔啞言。歸生望海水茫茫。極天無際。霧鬢人渺。烟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中植松楸百餘。逾歲媪果亡。靈輦至殯。言有女子縑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畫暝。龍女急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樹。

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瓊為作嫁賞生聞之突
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白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慙小
好大慙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遊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
希矣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
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
游徧海內皆盡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
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
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搥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羆目

蜂腰着膩帽。衣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
字。且托途中不快。借廬憇息。問七郎答曰。卽我是也。遂延客入。
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
榻可坐。七卽就地設臯。比焉武與語言詞朴質。大悅之。遽貽金
作生計。七卽不受。固予之。七卽受以白妣。俄頃將還。固辭不受。
武強之。再四。妣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
武慙而退。歸途輾轉。不辭其意。遠送人於舍後。聞妣言。因以告
武。先是七卽持金白妣。妣曰。我遠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
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思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
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嘆
妣賢。然益傾慕七郎。翌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

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欵洽甚。懽。贈以金。即不受。武托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三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責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迷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蟲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以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軸鞞出。並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念終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凡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賈客

見七郎朴陋竊謂公于晏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返新衣索其敝綴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以免鹿相貽公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騎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為爭獵豹斃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囚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惱老母武恹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灾患即見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武公子勿謝也不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

卽唯唯。家人咸恠其踈。武喜其誠篤。厚遇之。由是恒數日。留公
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賔從煩多。夜舍屢
滿。武偕七郎卧斗室中。三僕即床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
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叵數寸許。錚
錚作响。光炯爍如電。武驚起。七郎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
皆厮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
殺人未嘗濡縷。迄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如新。發於研。見惡
人則鳴躍。嘗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
免。武頷之。七郎終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灾祥數耳。何憂之深。七
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
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得主人權。一僮僕。年

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嘿念。疑此人詰旦喚至。善言絕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出。白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頰意萌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適。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遣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喞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為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叔恒故長者。怒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

之繫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到。主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
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
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慰勸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
鬻。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姪。遂
偕叔赴質。宰不聽辯。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緡
紳。則生實為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皆欲上。群役禁掙之。
搥杖隸皆紳家走狗。恒又老耄。箠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
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
所為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一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
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
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鑰寂然。鄰人并不知耗。一日某弟方

在內解與宰鬪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担抽利刃直
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
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刎
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為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
卧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已
而復踣。衛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
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資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
三十餘日。禽犬環守之。武取而厚塋之。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為
佟。迭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
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食者也。賢哉母乎。七郎

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其何神。使荆卿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

產龍

壬戌間。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臨蓐一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去。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捺且咒。未幾胞墮。不復見龍。惟數鱗皆大如錢。繼下一女。肉莹徹如晶。臟腑可數。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捷如猿。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

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椽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為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遣媵。期以翌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渝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猫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猫來。搽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携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林行。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

闔不意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庭前。門
扃如故。雞犬無聲。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
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
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莖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
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稅舍於
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
不在。脫帽登牀。着履仰卧。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
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矐目曰。我候汝主人。絮
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揖而生。

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朱生亦死於于
七之難者大駭却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
見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噴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
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
以無尊長之命為辭幸無惜齒牙餘患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
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
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啟視去今不在此問女
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
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送與去
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彈扉即有
媪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為曰煩達娘子阿舅至媪旋反須臾復

出。邀生入。顧朱曰。西椽茅舍。子大隘。芳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目含涕。徧問姪姑。生曰。俱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啻先塋溝瀆。殊為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蕊。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媪曰。公子曩托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州州。得舅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郎。送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子。生揖之。女郎亦歛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

生睨之。笑鬢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蝎廬人
那如此媚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作。見稍得指教。
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也。甥又笑曰：舅斷
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
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
雙。舅倘不以薰壤致猜。見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
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
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御半規。昏黃中
猶認舊徑。見南面一第。朱坐門石上。起迎曰：相待已久。寒舍即
芳垂顧。遂携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卮。珠百枚。曰：他無長物。
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

搗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
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箒。意甚折造。總
至戶庭。望塵即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
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
感荷。遂與俱去。直達卧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
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
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
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往也。
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
青衣扶姬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脫
邊幅。指畫青衣。追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

別設一壺。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
進。既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
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
亦自到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西絕云。昔日羅裳
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画閣春。
白楊風雨遶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綉金箱裡看。血腥猶
染舊羅裙。天將明。即但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
雙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茱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
因以為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千里柔魂蓬遊無底。母子零孤。
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屍肯歸。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
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

生揮淚但別。生淒然而出。怛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拍朱氏之門。朱白足出迎。甥亦起。雲鬢龍髻。驚來省問。生怡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於氏不言兒。亦夙夜畜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沈瀾。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纍纍。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莫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墓所。但見墳兆萬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泛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丘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與語。女逕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烟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胃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鄴都御史

鄴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夫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鄴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送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澗。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虛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

官指虛座曰。此為君座。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
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註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
覽之。戰慄如濯水。水念母老子幼。泣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
黃帛書至。群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
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
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
赤面長鬚。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
而去。公自計經呪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習之。遂乃合掌而
誦。頓覺一線光明。快焰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目前頓黑。定想
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道人則不可問矣。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家。每見瓶鼎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將墮。疑所
僕所為。輒怒譴之。僕輩稱怨。而亦不知其由。乃巖高齋扉。天明
復然。心知其異。暗覘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而僕近窺。則一
狐卧積上。光自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急入捉之。狐嚙腕肉。
欲脫。僕持益堅。因共縛之。舉視則四足皆無骨。隨手搖搖若帶
垂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殺。覆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
數其罪而放之。怪遂絕。

給

東海有給。饑時浮岸邊。而殼開張。中有小鱗出。赤綫繫之。離壳
數尺。獵食既飽。乃歸壳始合。或潛斷其綫。而物皆死。亦物理之
奇也。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鶻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乎。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其家雙生矣。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為客。時群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羅羅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這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朴野多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貧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群鴨復來。令又

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臈燭一百八，銀朱一十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答云：「烏云：『丟官而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墨貶。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重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主。將赴歲試，忽有蟬落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皆被黜。」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齷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烏。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

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願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耦。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烏曰。饑凍若此。送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烏。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悅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携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州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

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怒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慙。訶逐而出。女寃憤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返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啟戶出粟為

之。嘗辦已。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昔。積數年。烏頭漸長。為延師教讀。已子則使學搯作。媪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已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為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其女曰。我女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為穆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為市恒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囑曰。必以我歸。塋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塋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

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臯直牡視之矣。

沅俗

李季霖攝篆沅江。初蒞任見猫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少聞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為人紛紛并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訶之役不聽。疾奔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覓得一叟。便求按視。叟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揣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股。見皮內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

救曰愈矣。乃奔而返。後聞其俗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闖竊取財物。設被主覓繫。不令去。則此人一臂不用矣。

布高

布高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寔非所願。得勿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遣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巖扃雙扉。僧不肯開。托以

妖異將軍怒斬關。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為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瓊挹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克哉。我何

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也。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瞭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遊。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

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甃，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執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於真。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這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財虜耳。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保天上何誓，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歡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鳥。坐待食已。而後告焉。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生。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瓜為末。清水一瓊。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授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入齊河索貫價。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荅云。冥府一疑案。須第一証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兒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送去。晝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

見群衆紛出。皂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第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喟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歸。饋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領。睛半含。嗒然若喪。闔舟大恐。停橈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罷龍也。王懸初於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又一龍墮如前狀。日凡三

四又踰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但糝米於水。寂無譁。俄至一處。水清澈底。下有群龍五色。如盆如甕。條條盡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歷歷可數。衆神魂俱喪。閉息含眸。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每人握米自撒。久則見海波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蛆。故龍見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

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塚。大驚。疑為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漫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麪餅鴨臠。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夜無燈火。食美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為尔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當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即久矣。送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画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

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顛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
焰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
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覲面不識仙人
實所惶悔如容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使命
移席卧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
君離家久暫歸亦無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
郭不言偽醉眠榻上抗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
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床上大笑而去女亦
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
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
人夜得名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火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

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壘精工。寢處
褥草棕檀尺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媚
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
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
勝。郭問年幾何矣。谷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
荒涼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
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覓死無地矣。郭遂不敢復
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
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冀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卮酒為
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瓊
既盡。忽已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

出極力轉側。暈墮床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
疑思。略見床櫺。始知為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
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知友。莫有測
其故者。被置床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為之。因珍藏
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
雖然。此事亦宜慎秘洩之族矣。有巫常出入貴冢。言其樓閣形
狀。絕似叢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携家亡去。未幾叢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離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
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願淫等一擲。金屋變而長門。
唾壺未乾。情田鞠為茂草。空床傷意。暗燭銷魂。含顰玉台之
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丘台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

仙子儻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刃。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開。上流渴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中有小字。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吳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